

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局 推薦
中國戲劇家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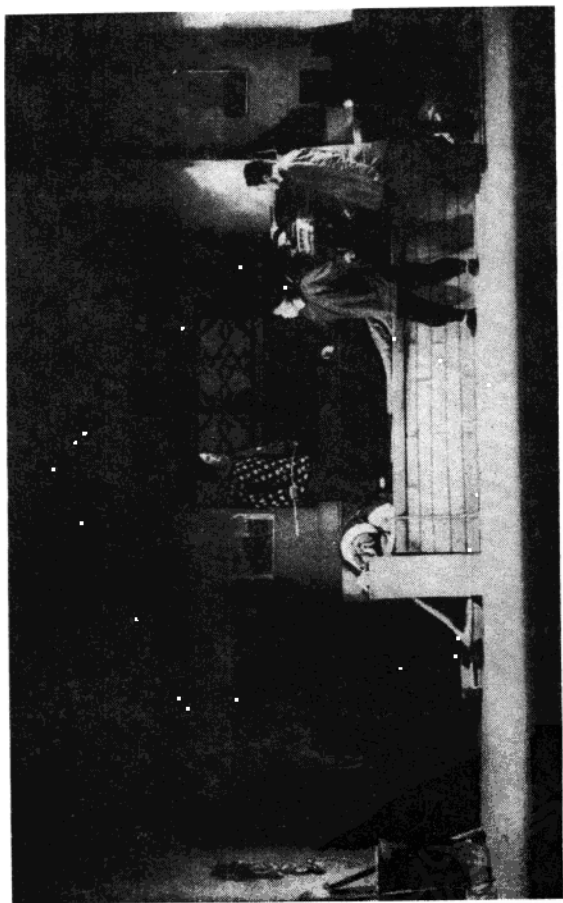
羣衆演唱節目

婦女代表

孫 荃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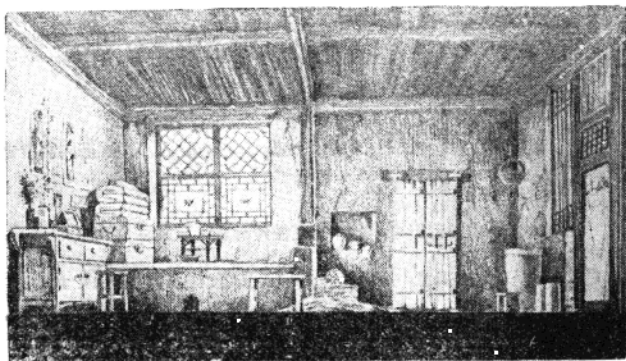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計
38



“婦女代表”

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演出劇照



人 物 張桂容——年二十六歲。村中新選的婦女主任。

王江——普通農民。張桂容的丈夫，年二十七、八歲。

王老太太——桂容的婆母，年五十餘歲。

翠蘭——村中的姑娘，年十七、八歲。

牛大嬸——舊產婆，年四十五歲。

時 間 一九五二年冬天。

地 點 東北某農村，農民王江的家裏。

佈 景 一個普通農民的家。左邊有門通外屋，門旁放一水缸（因冬天防凍故放屋裏）、碗櫃子；右邊有門通裏屋，門旁靠牆放着一張有抽屜的地桌，桌上有標瓶、帽筒等常見的擺設，

桌旁有椅子；正面窗下有炕，炕稍有櫃、被格；炕上放個火盆。

幕啓：場上無人。翠蘭由門外喊着急入。她懷抱着一小捆稻草。

翠蘭 桂容嫂子！桂容嫂子！（進屋。沒有見人，又喊聲向裏屋走）
桂容嫂子！桂……

王老太太太急由裏屋出來，她手裏在做着鞋底，示意翠蘭勿喊。

王老太太 （略有愠意，压低語聲）你喊什麼！別驚醒孩子。

翠蘭 （心裏有事，不以爲然地）王大娘，桂容嫂子呢？

王老太太 她挑水去了，就來。（冷冷地）你又找她幹啥？

翠蘭 我告訴她，到處勻也沒勻來好稻草。

王老太太 稻草？什麼好稻草？

翠蘭 我們副業組織草袋子用的稻草唄！預備了一垛，這兩天分兩班貪黑起早地織，沒幾天把稻草都織盡了。

桂容嫂子叫我到後街去勻去，跑了好幾家，好的都燒火了，就有一家剩下些這麼短的。

王老太太 （淡淡地）沒有就拉倒唄！還總得你們張羅！（坐炕沿上做活。）

翠蘭 （認真地）你看，下晚這班就沒有織的啦！

王老太太 沒有就收拾了得啦！還總得織那個玩藝兒！

翠蘭 大夥幹的正心盛的時候，哪能收拾了呢？（放稻草在櫃

子上)桂容嫂子跟我們說：把這些草袋子交上去，還要跟合作社訂合同呢！

王老太太 (絮絮叨叨地)她啥都想幹，白天織那玩藝兒，下晚還上夜學，在家裏呆一會兒都難受，你們怎麼愛听她的？

翠蘭 我們選她當代表當主任，就是叫她領導我們生產、學習麼，怎麼不听她的呢？

王老太太 (不滿地)我真不明白你們這是爲的啥？你們哪一個家裏是指着你們吃呀，還是指着你們穿？死冷寒天的，一個姑娘家也出去張羅。

翠蘭 (解釋地)這陣兒正是送公糧用草袋子的時候，多織點對國家也好。還怕掙錢多嗎？

王老太太 (不耐煩地)往年沒你們織草袋子，人家公糧也一樣送啦！（轉過臉去不搭理。）

外邊門响，翠蘭過去掀開通外屋的門帘，張桂容担水進來，放下扁担。

張桂容 你勻來稻草了嗎？

翠蘭 那幾家種稻子的人家我都去啦，就有一家還剩了點這麼短的，（指稻草綑）別人家都燒火啦。

張桂容 （過去拿起稻草看）這麼短，還淨茸的，織草袋子哪行呢？（又放椅子上。）

翠蘭 不行咋整？後街再沒有誰家有啦。

張桂容 (將水倒入缸內，沉思良久)有！

翠蘭 誰家有？咱們多勻點。

張桂容 我們家就有！

王老太太不滿意地斜視張桂容一眼。

翠蘭 (高興地)那更好啦，你們今年的稻子比誰家的都強。我就叫常玉成的車來拉得啦！(欲出，被張桂容喚住。)

張桂容 你等一會兒！

翠蘭 他的車送公糧回來了，我都說好啦。他先給咱們拉稻草，接着就往合作社送草袋子。(欲出，被張桂容拉住。)

張桂容 這我知道。(示意問王老太太。)

翠蘭停住。張桂容轉向王老太太。

王老太太 (止不住開了腔)保兒他媽呀，咱們那點稻草你可不能隨便動。

張桂容 別處買不着好的啦，跟咱們勻點。

翠蘭 我們交了草袋子給錢吶，不白使。

王老太太 給錢也不行呵！你大哥走時候也沒留下話，別人可不能作主。

張桂容 織草袋子也有咱家一份，那稻草咱燒火都蹭踢啦，還是拉去織草袋子吧！

王老太太（寶難的口吻）这事可不能由你啦！保兒他爹走的時候告訴又告訴，不叫你出頭管外邊的事，你一點也沒往心裏去，就這樣他回來我還得落埋怨呢。你還想往外頭拉東西？你可少給我惹亂子！（下炕轉身往裏屋走。）

翠蘭 等我大哥回來“炸了”①有我！大娘，你先叫我們拉去了得了唄！眼看着沒織的啦。

王老太太 沒織的就快點收拾了！你們消停地回家呆着，大夥都省心。（進裏屋。）

翠蘭（與張桂容對看一眼）真彆扭，氣死我啦！（生氣地將椅子上的稻草綫打落地上，一盤身坐下。）

張桂容（想了半天。走近翠蘭，拍翠蘭肩）翠蘭，你別着急，咱們再出去看看。東頭老李家種過五畝稻子，你去看看還剩稻草沒有？我到西頭老黃家去看看去。

翠蘭 也不見起有。

張桂容 沒多有少也行，問問就回來。

翠蘭 走吧！（由外屋門下。）

張桂容同下。

王老太太走出。

王老太太 唉！真沒法治！

① 炸了，即發火的意思。

稍停，牛大嬸由通外屋門進來。

牛大嬸 王大嫂！

王老太太 哎！是她牛大嬸，快坐下，快坐下。（讓牛大嬸坐。）

牛大嬸 （不坐，關心地）大侄子回來了嗎？

王老太太 哪回來啦！他放木头到大山裏去啦，快三個月了。

牛大嬸 东头跟他一塊去的人都回來啦，他說大侄子也回來了麼，他們在站上分的手，也許是他落在後邊了。

王老太太 那也許是。沒聽說咋樣？

牛大嬸 聽說他們都挺好。

王老太太 （推牛大嬸坐）快坐下歇會兒。（裝烟遞給牛大嬸）你這些日子咋老也不到我家串門？

牛大嬸 唉，我躲你这媳婦還躲不過來吶，我哪能來串門！
今個我聽說你兒子回來了，我這才來了。

王老太太 （不解）怎麼？你躲她幹什麼？

牛大嬸 （欲言又止，低聲地）剛才是她跟翠蘭出去了吧？

王老太太 是她們倆。她牛大嬸，你是爲的啥事呀？

牛大嬸 唉！咱們一個村住了多少年，又是老親，我該說總得說呀。前兒個老子家孩子鬧病，請我去給治，我給拾掇拾掇，扔下了藥，不知怎麼叫你兒媳婦知道了，

說我治的不好，勸老子家把孩子抱區上診療所治去了。

這還不算，還把我給留下的兩包藥拿走了。唉！咱們是“親戚里道”的，你說叫我說個啥？

王老太太（氣忿地）我們這媳婦，就是“傻狗不識臭”，人家上邊怎麼告訴，她就怎樣幹。

牛大嬸 唉，人家別人當主任的時候都沒管，換上了她就管得這樣寬。

王老太太 你別跟她一般見識。

牛大嬸 大嫂呵，你也知道我，家裏指着我奔跑。老子家這份藥，是我到手的錢，她給我攪“黃”了。

王老太太 她牛大嬸，你別生氣，等會兒她回來我叫她把藥還給你。

牛大嬸 她還能听你的嗎？

王老太太 啊！……我兒子快回來了，这回可不能依着她啦。

牛大嬸（高興地）那好啊！（解圍）唉，她是個主任，又是大夥選的，她要公事公辦我能怎的？也就得找你跟你兒子來，你跟侄媳婦說說，叫她往後給我留一面，這“公門中好修行”啊！她离高手我就過去啦。

王老太太（自負地）往後我可不能再叫她給我惹事去啦！等我兒子回來，就叫她把這個婦女代表又是主任的都給我退了。

牛大孀 那倒也……

王老太太 要我兒子在家管着她點，這個代表她也當不上。

牛大孀 對！“帥不離位”真不假，看你們這“老貓不在家，耗子上房筈”了，这回老貓一回來……（听外邊悶响，一驚。

低聲地）你媳婦回來了？

張桂容拿一捆較長的稻草進來。

張桂容 牛大孀來啦。

牛大孀 呵。

王老太太 保兒他爹要回來了，你知道嗎？

張桂容 我剛才也聽說啦。

王老太太 （命令的口吻）你牛大孀來要藥來了，你快給人家！

張桂容 （意外地）要藥？（放下稻草，對牛大孀）牛大孀，昨天你不是說“那藥不好使，作廢！”了嗎？怎麼還要？

牛大孀 （看了看王老太太，氣壯起來）我这當着你婆婆的面可不能說假話，昨天是你們大夥逼的我不能不那麼說；我那藥是十拿九準的秘方配的，都是上等藥材，早先配還合三萬塊錢一包哩！給老子家一個也沒掙他的。

張桂容 （認真地）牛大孀，老子家孩子的病，可是你給治大發的呀！

牛大孀 （詭辯）那可怨不着我，這“人有旦夕之災，馬有轉軛之病”，我治好了這個病，他又得那個病了。

張桂容（抑制着激忿）那麼你还想要藥，拿着給別人治病去？

牛大孀（心安理得地）我这也不是一天半天的啦！

王老太太（插嘴向張桂容）你管人家这事幹什麼？給人家不就得了麼？

張桂容（想了半天，決然地）好，我給你！（轉身取鑰匙開地桌的抽屜。）

牛大孀見張桂容開抽屜，以為自己目的已達，於是，堆着笑臉走到張桂容背後。

牛大孀（討好地）侄媳婦呀，你可別尋思大孀不滿意你呀！大孀知道你有你的難處：一面是公家，一面是親戚，你在當間兒，“一手托兩家”左右為難。你这回把藥還給大孀這就算對啦！常言說：“交情大於王法”，你成全大孀，大孀一定對得起你。等你女婿回來找你岔子，大孀準來說幾句好話……

張桂容（轉身遞錢）給你，拿去吧。

牛大孀（奇怪地）怎麼，你給我錢，藥呢？

張桂容 藥我買下啦。

王老太太（不解地）媳婦呀，咱家沒病人，你留藥幹什麼？

張桂容（果決地）我要送到縣立醫院化驗去！看看是不是胡弄人。

牛大孀（大驚）啊！侄兒媳婦，你，你這不是要我的好瞧嗎？

(央求地)你，你，你不能這樣做……

張桂容 你怕甚麼？化驗好了，叫你在全國賣。

牛大孀 (手足無措)不，不，我不要錢，你給我藥。

張桂容 我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

牛大孀 (情急之下，忽然想起一著，略帶威脅地)侄兒媳婦，咱們

可是親戚呀！你這樣做，你女婿回來可不能答應你！

張桂容 (激動地，一口氣說下去)你想想你自己幹的事情吧！告

訴你當產婆就要好好當，撿孩子時候要好好消毒，你也不做，村裏你經手撿的孩子有好幾個得臍帶風的！

不讓你給人家藥吃，你还偷着摸着賣！老子家孩子得肺炎，你硬說什麼“寒火”，亂扎針！亂給藥吃！不是我勸他把孩子抱診療所去，孩子就完啦。事情過去了，你就想要賴嗎？

王老太太 這是人家的事，你管它幹什麼？

張桂容 這是人命關天的事，怎麼不管？

牛大孀 (懇求地)侄媳婦，我一定再不賣就得了。

張桂容 你為什麼不賣？你為什麼不敢化驗呢？你說清楚了！

牛大孀 (吞吞吐吐地)呃，呃，從前我有個親戚使這藥治好過痢疾，我就把這個藥方找來了。反正這藥，我知道藥不死人。

張桂容 可你知道準能治別的病嗎？你這樣冒昧下藥不把病人給就誤了嗎？

牛大孀 我尋思万一碰巧治好了不更好麼！

張桂容 你拿人命碰大運啊！

牛大孀 我以後可不賣了！

張桂容 你得說死了。一定嗎？

牛大孀 一定，一定。

張桂容 我明告訴你吧：各村婦女代表開會，都合計好啦，要設立婦嬰保健站，宣傳衛生知識，往後你再想賣也沒有人信你的啦。

牛大孀木然不語。

張桂容 （緩和地）我知道你生活困難，（遞錢）這個錢給你。藥，作廢了。

牛大孀不好意思接錢，木然地站着。裏屋傳出孩子哭聲。

王老太太 （滿臉愠意）孩子哭了！

張桂容 你的藥也不是大風颳來的，配的時候既然花了錢，那你就拿去吧。（把錢放在地桌上，進裏屋。）

牛大孀 （晦氣地）唉！（欲往外走。想了想，拿錢。边走边向王老太太）这可是她給的。

牛大孀下。王老太太不悅地坐在炕沿上，張桂容由裏屋抱孩子出。

王老太太 （厲聲地）你咋這麼好管閒事？她和咱們房不連脊，

地不連邊；井水不犯河水，和你有什麼相干？你拿着得罪人不当事兒！

張桂容 媽，我是婦女主任，又是衛生委員，我不管誰管？
王老太太 你要不好出頭露臉，大夥能選你嗎？我就不信這屯子就你這麼棵高草？明明是窟窿橋你還要上！什麼人都得罪！等保兒他爹回來看你怎麼安排？（邊說邊向裏屋走。）

張桂容 媽。

王老太太 （停住）什麼？

張桂容 （拿起長稻草）你看咱們家的稻草多整壯，燒火太可惜啦。我剛才出去又沒勻着，就把這個賣了織草袋子吧！咱們有錢買別的燒火，不是一樣嗎？

王老太太 你还嫌麻煩惹的少呵？那點稻草你又惦心上啦！

張桂容 媽，大夥沒稻草織袋子，咱家拿稻草燒火；我一把一把往灶坑填的時候，心裏比啥都難受。勻出去又能有啥虧吃呢？

王老太太 不行，這個家你當不了！沒稻草就早點收拾了在家呆着，省得保兒他爹回來又跟你“翻兒”了。（進裏屋。）

張桂容正在焦急時，翠蘭匆匆地進來。

張桂容 （關心地）買着了嗎？

翠蘭 沒有。你呢？

張桂容 我也沒買着，都燒火啦。

翠蘭 那怎麼辦呢？常玉成的車在門口等着裝呢！他說：
送公糧的時候碰上合作社主任啦，說草袋子不夠用，
叫把織出來的快點送去。

張桂容 這會兒他餵了牲口啦嗎？

翠蘭 餵好了，剛套上車，等着給咱們拉完草就送草袋子
啦。

外面傳來常玉成的喚聲：“翠蘭呀！快點呵，倒是上哪兒裝草呵？”

翠蘭 你听，他等得着急啦！

張桂容 焦灼地想。

翠蘭 那就到後街拉那份次的吧。（欲下。）

張桂容（阻攔）那份草織成袋子，一碰準壞！怎麼能行呢？

翠蘭（煩躁地）又沒好的，眼看第二班晚上不能幹活啦！

張桂容（果決地）拉我家的！

翠蘭（意外地）大娘答應了嗎？

張桂容 她慢慢就明白啦。先裝二百捆拉走。

翠蘭 好！那快裝上拉去吧。完了咱們好上夜學，要晚啦！

張桂容 我做好了飯還沒吃呢，你先幫他裝去吧，我吃完
了就走。

翠蘭 好。（急下。）

張桂容順手提起那捆短稻草，扔到外屋。她轉身到碗櫥前取碗筷。外

而傳來趕車的轆聲、吆喝聲，王老太太氣忿地由裏屋出。

王老太太 是你叫他們到院裏裝草的嗎？

張桂容 是我。

王老太太 你怎麼越來胆子越大啦！等保兒他爹回來……

張桂容 （乾脆地）他回來怕什麼？事有事在，人有人在。

王老太太 （委屈詞窮）啊？我也當不起你的家啦，你把家裏東西願意往外拉就拉！

張桂容 媽，我說了半天你也聽不進去。現在公糧入倉，等着草袋子使，咱們織了又掙錢，有什麼不好？那是六百細草，我叫他們拉去二百細。我做了我担着，你不用操這個心啦。

張桂容把碗筷放地桌上，由抽屜拿出一本自製的賬本，用鉛筆記賬。

王老太太欲言又止，“唉”了一聲，進裏屋去。張桂容收起賬本，將一盆大米飯端了進來，剛盛了一碗要吃時，翠蘭進來。

翠蘭 （撲撲身上的碎草屑）二百細拉走啦。咱們趕快上學吧，都晚了。

張桂容 （急問）常玉成趕車走了嗎？

翠蘭 走啦。（疑惑地）怎麼？又不讓拉了嗎？

張桂容 不是，他往合作社給送草袋子，我想叫他領了錢就手給我們家捎點東西回來。

翠蘭 你捎什麼東西？

張桂容 都是家裏用的，挺要緊的東西。

翠蘭 那咱們快攆他去！他卸了草就裝草袋子，別趕不上趟。你沒吃飯到我們家跟我一塊吃點“黏乾糧”，咱們先攆他去吧。

張桂容 那也行。你快給我抱一下孩子，我把這飯再坐鍋裏去，等你大哥今下晚趕到家了好吃熱乎的。

翠蘭（接過孩子）啊呀，你想的這麼週到，你待他可真好啊。

張桂容送飯去外屋，又進來，接過孩子，向裏屋走。

張桂容 媽。

王老太太走出來。

王老太太 幹什麼？

張桂容 我要上學去，把小保給你吧。

王老太太（不悅地）你還去呀？

翠蘭 我們這兩天要測驗，不去哪能行呢！

王老太太（向張桂容）我可告訴你，只爲你好出去開會，你女婿跟你打的可不是一回兩回啦。這回他回來聽說你又當代表，又上夜學，他可不能答應你，你還不快把這些亂攤子事退了……

翠蘭 冬天大長的夜，家裏沒事誰不學習去！

王老太太 你可別等他回來硬掐着脖子，今個你要去就把孩子帶着，要不就別去。（轉身進裏屋。）